

維·喬·威耳科克斯

到人民中去，对壟断資本发动攻势

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向
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15934

人 民 出 版 社

維·乔·威耳科克斯

到人民中去；对壟断資本发动攻势

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向
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九六三年·北京

根据《新西兰共产主义評論》杂志
一九六三年四月代表大会专号譯出

維·乔·威耳科克斯
到人民中去；对壟断資本发动攻势
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向
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 $\frac{1}{4}$ · 字數 51,000

1963 年 5 月第 1 版

196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1·733 定价（四）0.20 元

同志們：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这样的時候召开的，这个时候可能是我国劳动人民爭取和平和反对資本家剝削的斗争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轉折点。

我国人民日益認識到，老的政策和老一套解决問題的办法已經不适当了。在产业战綫上，已經出現了采取更富有战斗性的行动的重要趋势。我們国内的实业家开始認識到本国和外国壟断資本侵害的危險。事实上，小企业家十分清楚地看到他們正在为壟断資本所压碎。我国的农民再也看不出国民党的政策有什么解决办法了。这一点从許多农民組織的态度和政策決議中是明显可見的。

从所有曾經把我党的政策拿到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討論的同志和支持者的报告来看，并且从比以前所作的更为全面的观察来看，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見的。誠然，我們不能說，也不应期望我們能够說，目前存在着对共产党的直接支持。但是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当我们采取了正确的作法，特别是从那些同我們所接触的人有关的問題着手时，人們是願意傾听的。事实是很少人对我們的当前現行政策表示不同意。大多数人說我們的政策是解决問題的办法。事实上，在产业战綫和农业战綫上我們都得到了贊許，人們拿出了和运用了我党綱領的一部分——当然，这是沒有加以承认的。但是，仍然为像新西兰《真相报》那样銷路广大的报纸所强烈地宣傳的关于“紅色妖魔”的老調繼續流行，妨碍人們对我党的直

接支持。我們的任务是要打破这种宣傳。

因此，我們可以說，新西兰的事态正在改变，旧的思想正在被拋棄，但是这种改变并不是通过任何有組織形式的斗争显著地表现出来的。老实說，如果没有我們党的坚强领导和行动，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人們对像社会信用党之类的“庸医”式的解决办法的支持。

然而这一点却是有重要意义的：人們对于在現政府的或者工党的政策的框框內的当前經濟前景已經不再抱有完全信心了。对共产党來說，这是提供发展和扩大影响的有利机会。我們党要取得这种发展所面临的任务，将在本报告的較后部分作概要說明。我国的客观条件使得这一任务切实可行，只要我們采取正确的方針和策略，虽然我們不应幻想这条道路现在是平坦易走的。

从这一点概括中，可以看到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我們再不应滿足于現有的成就，爱撫过去取得的成績。今天，在我党一九六〇年代表大会上清楚地提出的概念，即我們必須轉向采取攻势的概念，已成为我們整个作法的基石。在即将到来的时期中，对所有共产党人來說，“展开攻势，到更多的群众中去”，不应仅仅是一个口号，而且必須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这次代表大会的目的必須是作出一些决定，来帮助我們在即将到来的时期中按照这种方法运用我們的政策決議。我們必須从过去的成功和失敗中学习如何能更有效地傳播我們的政策，如何能爭取更多的积极分子参加摆在前面的重大任务。

如果我們用客观态度看問題，那么，毫无疑问，国际战綫和国内战綫的条件都比几年前更为有利了。不仅是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愈来愈頻繁地出現經濟“衰退”，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其他許多部分繼續存在“蕭条状况”所表現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日益加深，而且在新西兰，由于我国經濟的性质，由于我們的农牧业

产品仍旧依靠国外市場，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提供适当价格的市場又日益捉摸不定，因而正在酝酿着一次經濟危机。这个危机在实际上意味着要么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要么是采取一种新的政策。今天，实行一些修修补补的和微小的改革是无济于事了。只有共产党提出另外一种替代的政策，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一致地認識到了这点的意义。

誠然——而且我們作为馬克思主义者必須正視这一事实——我們的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的某些思想意識問題（特别是考虑到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开始的公开辯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妨碍进展的作用。它們使許多支持者思想混乱，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同志們的努力从在当地执行政策轉移到集中注意思想意識分歧方面。这个問題影响了我們各級党組織，并且是全国中央一級的一个尖銳的問題。

要求举行世界會議

你們的領導方面一九六二年二月在这个問題上采取了坚决的行动。它認識到让这种情况繼續存在下去所帶來的危險。它要求有关的党的領導方面会晤，客观地討論解决这些問題的最好的办法，作为举行类似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举行过的世界各党會議的預备步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會同意了这一点，而且，他們自己（一九六二年四月）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會提出了类似的建議。不幸的是，当时苏共中央委員會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員會都不同意这样一种做法，因为双方都认为这会流产。

在这个問題上交换过若干信件，也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我們高兴地注意到，在这以后不仅有相当数目的别的党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議，而且苏共中央委員會本身也认为，举行最高級的双边或多

会谈作为召开世界会议的预备步骤是适宜的。我们确信，现存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不久就会得到解决，团结一致的国际运动一方面将继续把社会主义世界推向新的高峰，另一方面将给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问题，我们就能够抵销由于这些分歧对我们自己党的活动所发生的任何阻滞作用，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消除许多非党支持者的怀疑和问题。就思想意识的问题而言，你们的全国委员会本身在将来任何的世界会议上是会发表意见的，在这次大会的晚些时候，我们将报告我们对有争论的许多问题的意见。

现在只需要公开说明一点：我们的思想意识方面对国际的思想意识问题和对我们这里自己的政策的态度，都是建筑在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则是运用于新西兰的具体情况，而且我们正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坚决地执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八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声明中的全世界性的决定。

.....

一九六〇年代表大会提出的问题

现在我想简单地谈谈我们党在一九六〇年举行的代表大会。当时我们比以前更有效地处理了有关我们当前政策的问题。从那次代表大会产生了一项详细得多的、以垄断资本集团的人们以外的全体新西兰人的迫切需要为根据的当前纲领。其结果是我們更多地正确强调了一些必需的和重要的问题，这表现在我们围绕着“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以及外国垄断资本渗入新西兰的具体问题所进行的宣传工作方面。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对于麦肯德里克玻璃工厂问题所采取的态度。这个问题牵涉到国内垄断资本和国际玻璃

卡特尔。我們並沒有愚蠢地堅持要求要么是一切（实行国有化），要么是什么都不要（外国壟斷資本也不触动）。我們提出了其他一些积极的建議，使新西兰的工业脱离外国壟斷資本的影响，同时使新西兰政府和工会对这些工业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我們仍然在国有化这样一个問題上爭取实现我們的綱領目标。由于我們有一个符合我国广大阶层人民和若干不同階級集团的当前需要和願望的全面綱領，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采取細致的工作方法。当問題发生时，我們必須在原則上坚定不移，而在策略上灵活运用。从根本上說来，作到这一点，是我們怎样有效地朝着建立我們的党綱“新西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說的“人民联盟”前进一步这个問題的核心。

在我們党一九六〇年的代表大会上，我們曾試圖加强我們在爭取和平的斗争中和在新西兰建立广泛和平运动中的工作。下面，我还要更多地談談这方面的成功和失敗，現在我只想說，这个問題的重要意义並沒有为許多党的組織所充分地認識到，問題仍然是如何把党本身进行的有效工作同在群众基础上开展广泛的和平斗争結合起来。具体地說，我們需要解决在工会运动中引起“和平意識”的問題，这是建立一个稳定而广泛的和平运动的关键。

在一九六〇年我們决定繼續集中力量做产业工人方面的工作，同时不忽視其他方面。現在檢查一下我們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在地方上、特别是在工会中，都表明这方面有某些改进。但是还有很多工作有待于完成。这个問題也留到后面再談。

在一九六〇年，我們在如何粉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意識对新西兰工人及其同盟者的思想控制这个問題上，也采取了更坚定的方針。檢查一下在列宁所如此清楚地概述过的帝国主义世界中，这种思想意識在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原因，我們得出了这样的結論：

資本主義思想意識的这个方面將隨着帝國主義的衰落而衰退，這是合乎邏輯的。但是我們懂得，這並非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工人會脫離資產階級思想意識或小資產階級思想，除非我們黨正確地解決當工人由於早期的生活條件和我國工黨執政造成的老的幻想破滅時如何爭取工人的問題。我們認識到這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也不會很快地做到，正如我們也認識到，把共產黨變成左派工黨的“鞭策派”也不是解決問題的办法一樣。我們決定，黨必須大膽地解決進行領導的任務，認識它的正確作用和只有一個不管什麼名稱、但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政黨才能夠領導工人和他們的同盟者走向社會主義這一事實。

正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任務證明是艱巨的，但是已經有一些初步成就可以記錄下來了，特別是在奧克蘭。我希望奧克蘭的某些代表會把他們的經驗告訴我們。

我提到這些問題，是為了使我們能夠了解我們在一九六〇年的想法。基本上，問題仍然在於如何在今後時期中更有成效地實現這些東西。這就是我們希望根據我們黨三年來的實踐經驗來加以解決的問題，至少希望這個問題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取得某種程度的解決。

會 前 討 論

就我所知，這樣一個標題在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出現，這還是第一次，雖然我們過去當然總是提到在舉行代表大會之前黨內所舉行的討論的。我提到這一點，是因為它說明，我們更充分地認識了讓全體同志和尽可能多的被鼓勵起來的非黨支持者在代表大會舉行之前就我們的政策和原則進行最廣泛討論的意義。這就是為

什么会前討論的材料不再采取老形式，即企图提出一个根据領導的看法已經对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提出答案的报告。过去的那种作法往往导致自动的贊同，而不去进行更多的独立思考或眞正的研究。新的方法受到了我們党和許多非党朋友的广泛欢迎。各地区、各支部、个别同志（参加支部的党员和一般党员）以及許多非党人士所寄来的意見书的数目之多和篇幅之长，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意見书对于帮助我們对我們党的政策和活动的許多方面有更清楚的了解，具有重大的价值，并且使我們得到許多新的主意，这不仅在于它們的数量，而且在于它們的内容。我认为这表明我們在筹备代表大会时，在言論上和实践中，都認識到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听取群众意見”和征求他們的意見和观点的意义。这是一种革新的作法，而且证明是成功的。我們要为将来的工作而从这里取得教益，尽管在这种做法中所使用的实际材料在下次无疑地将会得到改进。我們仍要記住，目的是引起討論，而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对，我們同意”的回答。

在評論这种做法的时候，許多非党的朋友认为，我們的語言，即使用馬克思主义的術語，是一种障碍。我們应当注意这一点。我們不能完全排除这些術語，因为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門科学，如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有其特殊的術語。但是我們能够作到的是，对那些看来可能是难懂的辭句加上一些注解。

为了使大家对所发生的情况有个概念，我要向大会引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数字。这些数字证实了上述的結論。

我只想补充的是，这次的經驗清楚地表明，如果我們要从討論中获得最大的益处，就必须更早地开始进行会前的討論。

从上述这一切你們可以看到，党的領導現在对于我們的党员同志和許多非党朋友所感兴趣的事情和所考慮的問題，即有关我

們党和新西兰工人階級所面臨的問題，已有相當廣泛的了解。對於我們黨及其支持者的情況，黨的領導方面肯定是知道得更為詳細了。

制訂政策的鬥爭

今天我們黨無論是在團結廣大人民群众的當前要求的綱領方面还是在建立社会主义新西兰的問題上所奉行的政策，是我們黨內對机会主义和“左”傾宗派主义展開長期的鬥爭以後制訂的一種政策。許多年來爭論的問題一直是：究竟是建立一個牢固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基礎並且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應用於新西兰的具體情況的黨，一個無論是黨員成分還是觀點都是工人階級性質的黨；還是建立一個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而實際上是以一種小資產階級空想主義為基礎的黨。而在斯科特領導的後期，正是這種情況在許多方面占着主導地位。正如後來的事件以及他的反黨活動所表明的，這肯定正是斯科特自己的立場。

在最近幾年為制訂正確的政策和認清我們共產黨的作用的性質所進行的這一鬥爭中，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兩次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大大地幫助我們取得了清楚的認識。一九五七年的宣言對我們黨來說是一件極其需要的東西，因為它肯定了我們過去一直在力爭進行的很多事情（特別是在一九五〇年左右以後），而且它清楚地指出了正在我們面前展開的向前挺進的廣闊前景。我們再也無法懷疑，“堅守”時期已經過去了。很明顯，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到進而發動攻勢的必要性。一九六〇年的八十一黨聲明又使我們黨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了下列事實對我們的意義：我們所屬的世界現在正處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

过渡的时代。的确可以说，我們目前的綱領是以我們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認識和这两个国际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运用于我們所了解的我国情况为思想基础的。

从我們对和平共处問題的看法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我們的態度。以我們的綱領中的那一部分为例。在那一部分中，我們正視了我国資本主义經濟中的危机，这一危机是由要有一个充足的市場使我們出口的农牧产品能以公道的价格出售的問題所造成的，而我国的資本主义經濟的繁荣就要仰仗这样一点。难道我們的这种态度不是我們对和平共处問題的态度的一個例子嗎？在这方面，我們建議新西兰轉向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潛在的市場——只有在这一地区生活水平一直在不断提高，把东西卖給他們（目前在苏联牛油的价格是十二先令一磅）。同时，我們指出，光是試圖推銷并不是什么解决办法。如果要建立稳定的貿易关系的話，新西兰还必须从它向之推銷的那些国家买东西。当然，这意思是說，如果他們有我們希望进口的东西的話，而社会主义国家肯定是有我們希望进口的东西的。

与此同时，我們指出这只不过是一个暫时的和部分的解决办法。我們指出，一个比較平衡的經濟連同对我国各地生产的性质的某些改善，从长远來說是必要的——甚至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新西兰这个問題出現在日程上以前也是必要的。我們提出过某些关于在新西兰发展基本工业——只要有可能的話——的积极建議。关于为这种发展提供資金的問題，我們认为今天世界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財政中心，即：通过世界銀行建立的帝国主义中心，和以其日益壮大的經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世界的財政中心。后者以极其低廉的利息率，为它提供財政和貨物方面的支持，此外在建立这种工业的初期还有可能为它提供某些技术援助和管理这种工

业所必須的熟练的技术人員和工人。另一方面，从世界銀行所得到的却是国际壟断資本的更大控制。在不发达的国家中，有些其他国家已經摆脱了这条章魚的掌握。新西兰也能够这样做。

这就是把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八十一個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声明所表示的对待和平共处的总态度运用于新西兰的具体問題。八十一党声明曾为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外所有与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所一致同意（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出席了一九五七年的會議，但是沒有在宣言上签字，他們由于全面反对一九五七年宣言而沒有出席一九六〇年的會議）。

和平共处的意义

同志們，这种态度本身所必然带来的，就是在我們自己国内对国际和当地的壟断資本进行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凡是注意有关社会主义世界、同东南亚、同非洲、同阿拉伯世界以及同拉丁美洲（自从我們党的上次代表大会以来，这方面特別明显）的关系的发展情况的人，都会看到，帝国主义的“冷战”鼓吹者們是居統治地位的一部分人。只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陣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八十一個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才把他們制止住。这就是說，把他們制止住所依靠的是：社会主义世界的力量和团结、新获得解放的和殖民地国家的斗争、帝国主义国家內的工人阶级和广泛的和平力量的力量。在我們現代世界上导致战争——对社会主义世界的战争、对立的帝国主义之間的战争或是个别帝国主义为了保持它們在某一地区的剝削而进行的局部战争——的基本因素都是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局部战争現在仍然在世界上許多地区进行着。

這需要我們仔細地考慮，以免我們進入幻想的空中樓閣，以為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能夠在長時期內保持毫無緊張氣氛的、和平的、穩固的關係；並且以為目的就是要力爭不惜任何代價來實現這一點，甚至不惜做到設法緩和在資本主義世界各地的階級鬥爭的程度。

是的，正如我們的綱領所表明的，我們主張和平共處。另一條道路就是主張打世界戰爭。但是我們也認識到帝國主義的性質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鬥爭將更加深刻，並且將爆發成為行動（即使我們想要制止它），正確的和平共處政策事實上只會使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尖銳化。

的確，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帝國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在變得日益深刻。互相競爭的帝國主義對手們的利益已經在發生更加尖銳的衝突。從下述情況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點：儘管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竭力要讓英國作為一個正式成員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儘管英國自己也朝着那個方向作了努力，但是法國帝國主義者目前仍然阻止英國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並不是說我們對美帝國主義仍然是世界資本主義陣營的經濟、政治和軍事中心這一點有什麼懷疑。而是說團結——例如在歐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下的團結——是在關係越來越緊張的情況下保持的。法國正在發展它自己的核力量，並且正在根據一項為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嫌棄的條約同西德聯合起來。

美國的力量正在衰退

事實上，資本主義內部的情况正在發生肯定的變化，這是必須注意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斯大林在他逝世以前不久恰恰預言過這種發展，儘管當時美國壟斷資本幾乎居有完全統治的地

位。美国現在正在逐漸喪失它在世界資本主義生产和商業方面的統治地位。它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有日益下降的趨勢。它影響世界政治的那些最初的征象也隨之出現日益消失的趨勢。在這裡，我們應當問一下，這個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極盛時代是否正在渡過。在世界工業生产中，美國在一九二九年占百分之四十三點三四，它在一九三七年占百分之四十一點四。（所以出現這種略略下降的情況，無疑是由于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接近，德國的工業生产和與之聯合的各國的工業生产都拚命擴充。）在一九四八年，它占百分之五十三點四，在一九六〇年，它下降到百分之四十四點一，而在一九六一年，則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三。換句話說，就是恢復了一九二九年的數字。

這個趨勢將加速，因為日益擴大的社會主義世界經濟通過和平競賽打擊着日益削弱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儘管美國目前居統治地位，但是如果有人排除對立的帝國主義之間在面臨社會主義經濟的成就的情況下最終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那將是一個鹵莽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國內，在每個資本主義國家，同社會主義的經濟競賽——走向成功的和平共處的關鍵——也給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施加了更大的壓力。表明這一點的一個方面是這個事實：雖然帝國主義領袖在談論和平，可是資本主義世界的軍事預算今年卻達到和平時期的新高峰。儘管有全面裁軍的運動，儘管作為一個團結的號召，全面裁軍運動日益得到資本主義世界人民群眾的新的支持，還是發生了這種情況。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儘管一方面在舉行最高級談判，另一方面人民群眾作出了努力，可是所花的錢却在增加，而不是在減少。

如果我們在談到和平或戰爭的時候無視這些事實，那就是空

想主义。如果我们无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会为全人类的利益展开必要的运动来对付它们。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赛将是尖锐的，在这一竞赛中将会竭力加紧剥削工人，加紧剥削农民，加紧剥削资本主义世界中垄断资本所雇用的一切人。这就是我们一贯说阶级斗争将随着世界上和平共处的发展而加剧的原因。我们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人似乎认为，由于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的国策，旧的形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应该指望社会主义力量来提供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了。国内矛盾和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将成为我们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帮助的，但是它是次要的。

诚然，就人民群众来说，社会主义的种种胜利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对我们在思想上是会有帮助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将趋于削弱。但是，只有在我们自己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进行努力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向社会主义前进和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决不能从而以为，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观念意味着在意识形态方面也能实行共处。这方面的斗争像过去一贯的情况一样继续在进行。

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直接引述经当时一致通过的我党一九六〇年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帝国主义正在进行斗争”

“必须充分了解这一点及其后果。和平共处并不能保证每个国家都由和平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今天我们对此不应该存在什么幻想。资产阶级一定会进行斗争的。这场最后的斗争的程度和方法将取决于敌对力量的力量对比。

“可是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共产党期望资产阶级会等到

自己弱得无能为力的程度，那将是愚蠢的。我們面前仍然存在着新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事实上，世界許多地区現在存在着这个威胁。）这一斗争仍然会是很激烈的，并且从我們的标准来衡量，一点也不会是和平的斗争。

“今天，我們看到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干涉小国的内政。

“这在最近过去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尤其是如此。关于提供援助来对付‘内部共产主义侵略’的各种保证成为今天的議事日程。我們最近几乎看到干涉老撾和对社会主义的北越发动战争的情况。显然，我們参加东南亚条约組織这一点当时就会使我們非站在美帝国主义者一边不可——以后就更不妙了。艾森豪威尔最近扩大了門罗主义的思想，把‘援助’面临‘国内颠覆’的南美国家这一点也包括了进去。由于他們从全面来說是軟弱的，所以有很大一部分帝国主义統治階級显然愈来愈指望著‘小’战争，不管是公开的战争还是打着‘援助’卫星国政府的幌子进行的战争。他們想要制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这不是无稽之談。这正是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了解这些因素，就能够使我們更清楚地了解需要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党，并且会消除关于一个致力于走‘和平’的然而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左派’工党的想法。的确，我們知道，除非党的力量增长和爭取这样的分子站到革命立場上来，否則这样的发展只会給资产階級提供更多的武器。今天，正是工党领导人納希像国民党领导人几年前那样迅速地响应了华盛顿的号召。只有我們的力量，我們的壮大，工人群众对我們党的支持，才能創造条件，使得将来在劳工运动内部任何人都不能再重复这样的行为。”

同志們：